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左氏叙隱公始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

孟子卒

無謚先夫死繼不得從夫謚

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蓋也蓋孟子之姪弟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

如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

命故嫁之於魯生相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相生之年薨

是以隱

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相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

之○呂成公曰隱相皆非嫡隱為庶長當立讓相非正也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段曰共叔故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效立以為太子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作邑唯命號叔東虢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君也特制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順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京城大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百一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二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城之一中五之一城之一小九之一不合法度今京不度非制也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父不除則率國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前兩屬者今皆至于廩延言轉侵延鄭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完城郭甲兵具卒乘步曰卒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公聞其

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叙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叙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

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

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

且曰盡納羣公子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

无畜羣公子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

在十年

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年

故秦伯伐

晉

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

叙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五年在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

祿

享受也保猶持也

於是乎得人

以祿致衆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校報

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武子魏犢

司空季子

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牽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狄人伐

齊

齊魯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盾趙宣子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

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相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

於桑下。先驅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

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无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

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

及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我狐姬之離外之患，出

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晉鄭同儕，齊等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
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
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
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
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益秦匹
沃盥既而揮之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匹敵公子

懼降服而囚去上服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
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叙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柔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

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在二

十五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許以明徵其辭重言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鬼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

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叙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

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

胥臣，臣司。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欽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臣，如楚人救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

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

也。舍，墓為。師遷焉。曹人兇懼。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

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

僖，負羈。氏魏犢傷於曾，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擊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絕與晉絕告楚不許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夫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

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輅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

則歸無求過分軍志貞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子

鬪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

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

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子玉

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然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死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
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
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皆惠食言
以元其讎元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夫秦小子然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夫齊大夫也

楚師背鄆而舍鄆立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

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

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疑衆謂已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居

師內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

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滅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更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

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玉使鬬勃請戰鬬

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夫大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

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勅戒爾車乘敬爾君

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日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五方二千五

鞞在臂曰鞞在腹曰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季玉以君救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子西鬬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此

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塵詐為

走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皆中軍晉師三日館穀館舍

楚軍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踐土

地今萊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叙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荀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迂不得安居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二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

皇門至于逵逵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

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前翦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徵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武始封之賢出也鄭相武始封之賢

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城九國以

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潘

旌入盟子良出質潘旌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

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

既及楚平柏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柏子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曷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

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計微。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然讀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更更爲此陳法。遂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曰卒

事。不奸矣奸犯也。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幸令尹。爲軍

行右轅。左追葦在軍之右者。揆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

轅轅楚陳以。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

明也。或曰。持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禮

不泯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耆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

子曰。不可先。彘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

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知莊子曰：此

師殆哉。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上坤之臨三三。下兌

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執事

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衆散爲弱。故爲彘

允允，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允有律以如已也。如從

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故曰：律否

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夫且不整，所以凶

也。水遇大塞不得不行之謂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和子。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

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郟，鄭地沈尹將

中軍。沈，或作寢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子反公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者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旃。南，鄉

旃軍前，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殺剛，慢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敖鄆山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訓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于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籃縷收衣。言此二君勤

魯以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曰。得屬。服鄭知季曰。

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趙莊子曰樂伯善哉

莊子趙朔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

樂伯武子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也閔憂

聞一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豈敢

求罪于晉三子無淹父也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

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謂伺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

臣遷大國之迹於鄭也遷徙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樂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蟲而還靡旌驅疾樂伯曰吾聞

致師者左射以取左車左也取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兩飾也掉正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麋興於前射麋麗著也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

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為之未至敢膳諸從

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驪子欲而寡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乃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求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彘子不可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也帥將

為伏兵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于楚軍人

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

也楚子為乘廣三下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日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輶車兵車名潘黨望

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

人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奪敵戰心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相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兩手曰掬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

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

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各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藉猶假借也

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

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

諸

駒伯卻克上軍佐也

隨季白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萃集也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同奔為分謗

毀其卒而退不敗

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毀

王見右廣將從之棄在

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尸止也軍中易

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

楚人

甚之脫荷

其教也高車上兵闕

少進馬還又其甚之拔旆投衡乃出

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及遇敵不能

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逢

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

顧曰趙使在後

趙使在後稱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

木下兄弟累楚能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羈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下每射抽矢取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取好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浦之愛浦揚柳可董澤之浦可勝

既乎董澤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穀臣楚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

軍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丙辰楚重至於

邲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也而

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武王能誅滅暴亂而

息我來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時遂也夏大也言武

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末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

詩討致其二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良三二篇鋪在

也思繹也頌美武王能布政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

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危而安人之亂以為已奈何以
豐財女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
各以前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

叙齊魯乘奔之戰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

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棠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
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開文失新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木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
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其
衆新築人救孫相子齊師乃止次于鞞鞞居衛地新築人

仲長于奚救孫栢子栢子是以免于空守新既衛人賞

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繁纓

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君之所司也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孫栢子遠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

姻晉侯許之七百乘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庸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

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齊書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孟師且道之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

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師從齊師於辛辛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并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

朝請見詰朝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魯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

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言自欲戰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右以投人檣禽之而

棄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擊桑木焉以復齊壘將至齊壘以桑

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

陳于審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甲

也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報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

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手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殷音近地今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集戈也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晉師從邴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

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

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射其左越于車下也射

其右斃于車中其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萬乘萬乘晉大夫

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韓厥俛

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

華泉駿絳於木而止駿馬也丑父寢於轡中轡士也蛇出於

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

為右故韓厥執執馬前執馬絳也執之再拜稽首奉饗

加璧以進進饋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

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

僕謙敬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又御佐車死夜為右載齊侯以

免左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免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師退

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奔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

敢害齊侯皆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

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

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故也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節石節邑名

叙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

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

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

是以此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

亦然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重子反殺巫臣

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公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

二子書子重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能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魯侯許之吳季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子以兩之一卒適吳魯偏兩

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

人令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

屬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巢徐楚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

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叙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明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

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師也樂

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徹宋師不徹備鄭人覆之敗諸洧洧水在宋地

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水在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

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

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孫佐新軍荀偃若守卻欒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壓欒武子獻子曰有勝矣甲

有禮故知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子

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羣生上

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

故詩曰立我丞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

民生敷庀和同以聽敦厚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

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

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且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也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散衆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二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取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二彊服

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曠九則夏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申午晦楚晨

厭晉軍而陳厭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子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

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

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二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

從楚者陳不違陳不違晦故月終陰之盡在陳而踴譁也合而

加顛陳合自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入恤其所底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集車以望晉軍集車車上為櫓子

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下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踴

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

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

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晉公

皆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闔核子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

而巳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也萃集也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復無交曰南國

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

鍼為右步毅御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

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

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

大任謂元師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離

離

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

淖撤舉也癸巳潘厓之黨與養由其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黨潘厓之子時聚也一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於戰射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其不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魏錡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弣弣

衣以衣一矢復命言一發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問遺曰

方事之殺也殺盛也有秣草之跗注君子也秣赤色跗注

屬於跗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

胄間猶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

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安筆戰韓郤至從鄭伯其

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重

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

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殼中熒戰在唐

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乃死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

已當楚師薄於險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

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管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茂為郤

謀張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暇間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暇暇事而食言不可謂暇暇

整之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

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也免脫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補卒

乘補死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

秣穀脩陳固列固堅也辱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

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

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思書曰惟命不于
常有德之謂周書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
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
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聞子王自殺對曰雖微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云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叙晉人弑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嬖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

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終如士

晉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

氏

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郤欒與長魚矯爭由執而枯之

枯械也

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

轅繫之車

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郤至言楚有六間以

取勝也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戰晉

伐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

齊魯魯衛

與軍師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

荀蓋佐下軍居守郤欒將新雷乞師故言不具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

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

謂鄆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也嘗試卻至聘于周變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向

也遂然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卻至奉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卻至公反以厲公

將作難負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公室

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

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

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二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

得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君命爭死罪孰

大焉傳言卻至壬午胥童夷羊五師甲八百將攻卻氏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佛黓助之佛黓亦抽戈結社

而偽訟者偽與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

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也駒伯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胥童以甲劫樂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謂書臣聞亂在

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臣備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晉董劫而執皆之故云辱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
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董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
大夫辭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
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不能事君焉用
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董民不與郤氏晉
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冀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瑩士魴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

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

始命君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國語既弑厲

知武子與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

示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厥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發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

叙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始命百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始命百

官始為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捕責

逮鰥寡

惠及微

振廢滯

德匡之困救災患

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矣

宥寬節

器用也

時用民

使民以時欲無犯時私欲

使魏相士魴魏

頡趙武為卿

相魏絳子此四人其父子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

荀會

無忌韓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弟

無忌韓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子為景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司空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節義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使

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尉

攝御而已

馬

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父為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聽上命程鄭為乘馬

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程鄭首氏別族乘應備乘

周禮諸疾有六閑馬乘車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

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官守無相爵不踰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偏師也正軍將命

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

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叙宋樂喜備火政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

戒為備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大屋難徹陳旻揭具綆缶旻魯龍揭土器備水器

之屬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廵文城繕守備

也艾度也繕治也行度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

守備之虞恐因災作亂所起標表之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隊正納郊保奔火所

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使華閱討右官官尤

隊正官名也五縣為隊納聚郊野使華閱討左亦如之向成

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司向成討左亦如之左師

使樂端无刑器亦如之樂端司寇使皇鄭命校正出馬

工正出車備甲兵无武守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

西鉏吾无府守鉏吾大宰也令司官巷伯徹宮司官

巷伯寺人皆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祝

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

城以讓火盤庚親王宋之表祖城積陰之氣故
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叙向戌合晉楚之成

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
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生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
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
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

故君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

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

楚之戊辰滕成亦小國公至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之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能

服而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諸侯使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

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也齊秦 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從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羸言子皙曰公子黑肱素要

至二國大夫與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

其偏晉處北 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難也言

楚有襲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此東頭

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為上故晉營在

陳有急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今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

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畢斃其死也畢斃

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

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 夫以信召人而以

信濟之濟成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稱兵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季武

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皆楚則貢賦重故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敷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魯

一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

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

唯以此命告邾魯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與之管楚爭先爭先晉人

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

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

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於推使乃先楚人

善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

叙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

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二

其音不怨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

叔并三盟之地故三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鮮吾聞衛

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

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素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

遺風故不懼思猶有先王之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其氏弗

堪也是其先乎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函詩第十五

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

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

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注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

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

鄰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泂泂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險字之

也明君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民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

無所畏已忘故曰國無主白節以下無譏焉節第十二晉第十四

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

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

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容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備邇近

遠而不攜攜攜澁而不淫淫過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

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

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

流制之禮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

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故曰盛德

之所見舞象象舞也南籥者象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

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箛者舜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博覆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箛而季子知其終也季

聞周國雅聲故請作周樂以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

政知其與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

叙子產從政

襄二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辦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不品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王在方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叙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今去車故

為必請皆卒去車為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

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

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天敗之

皆臨時處置之名

叙晏子辭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

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斂於刑斂繁多也有鄉闔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

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

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

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且諺曰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卜良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柏子以請乃許之

叙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躡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亦吳與國故圍之以備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

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

車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王孫牟衛康叔

父晉唐叔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康王成四國皆有分

我獨無有

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能繹辟在荆山

筓路籃纒以處臬奔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以所出有

齊王舅也

成王母齊

女太公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

也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

四國陳蔡不羹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

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鉞秘

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敢請命

請制度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早楚國之望也今與

之命

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談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

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

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

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

行故指司馬官二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

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

叙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風風木也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火母故曰火之始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

作軍高顯故登以望氣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以書參近古以審前年之言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禘竈欲用權

用之今復請鄭人請用之言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

盡知以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

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

故託以足及火里折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

不使也已言故使司寇出新客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情不欲令

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

祖朝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龜登開下使祝史徙主

拓于周廟告于先君拓朝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使

府人庫人各徹其事火也問成公徹司宮商成公鄭大

詩人出舊營人實諸火所不及善官人先司馬司寇列

君火道備非行火所燬城備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

所徵後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陰禳火于

之入祭其回祿文真水神祈于四鄙禳城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

會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火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

叙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會焉吾子必諫許諾
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穉子曰吾
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
是以數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辭梗陽人

以上左氏傳敘事之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

